

皇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

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已
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
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
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
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
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
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
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
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復見採擇無以稱當方
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疆

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
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
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
曹爽輔政召爲叅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
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
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
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
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
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復免及

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恠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

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住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嘑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旣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稻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

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隣家少婦有美色當鑪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

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飛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褊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飛蝨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子渾

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
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
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
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
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恠之答曰未能
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
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
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
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

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旣而
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旣及與婢累
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
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
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
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
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
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
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

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
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
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
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
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
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
雅重之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
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
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叅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
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
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
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
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旣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
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
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
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
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
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
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
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玉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憚

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卽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鑿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

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著背後傾
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
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
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
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
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顛卒
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
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無
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
死者有鬼脩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
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
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
矣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
思率爾蹇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
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
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
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
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

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疊疊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爲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脩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鸞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

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顓淮南內史放少與李竝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

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施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

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卽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遂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敘說旣畢裕以傳覈爲長於

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
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
自宗焉在剡會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
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
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
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
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
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
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
素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

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寧晉傭早卒
寧鄱陽太守晉驃騎諮議叅軍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
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
怨徙焉銓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
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
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
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
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
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
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
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
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
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
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
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
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
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

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
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
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
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
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
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
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
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
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
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

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
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
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
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
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
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
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
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
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
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
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
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
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
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
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
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
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
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感傳
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
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情轉篤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疆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權益一日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讎不至此也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

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
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祐少
遭不造哀笄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
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
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宗樸養素全真曰予不敏
好善聞人子王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耻人
之多僻政不由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
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
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
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耻
訟寃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
補雍雍鳴鴈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
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邁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
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
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
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
庶勗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願
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
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

之禮而鍛不輟良乂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
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
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
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
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
放蕩非毀典謨帝王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
俗帝旣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
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
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
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乎
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
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
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
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
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
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
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
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

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
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
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
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
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
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
園於山陽康旣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
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
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
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竝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
心曠而放其後竝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
于時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
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
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
曠野之蕭條兮自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
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懷
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
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

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
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
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
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
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
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
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

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
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
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
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
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
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
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
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
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
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

生於是方捧鬯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
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
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
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
螺贏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
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績典農中郎將父衡以
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
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竝奇之永興中長沙

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
衣就罰曾無忤容旣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
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于時名
士王玄阮脩之徒竝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
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揚而恬
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
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
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
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
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愴然無

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脚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
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弼功
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
敦坐見鯤談話無勑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矜敦其
爲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
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
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
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
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
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
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
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
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奸
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生濟時何如對曰隗
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
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
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
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
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
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

顛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
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麓疎邪二子
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顛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
諸已叅軍王嶠以敦誅顛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
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
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
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
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
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沖退以奉王
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

對曰鯤近日入覲王上側席遲得見公官省穆然必無
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
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
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羣
還使之郡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二敦
死後追贈太常諡曰康子尚嗣別有傳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
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
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

節與王澄王敦庾敬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竝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人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
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
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
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
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
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
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
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
比地傅暢中山劉輿穎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
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
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
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
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
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
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
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
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

入洛尼詣越不拜越聞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饑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旣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叅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顯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儔也王敦旣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

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節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曼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勸衆不動為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巖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狠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鑠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貫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

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
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
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
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使原
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項之遇疾恒見
簡良等爲崇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
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
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
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
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
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
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恠客不入吏白
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
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
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
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
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
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

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
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呼輔
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
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
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
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
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
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
樂無聲而踰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
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砥疇兼
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
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
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
縱許由於埃埽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
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
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
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
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
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

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
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
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
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晉書卷四十九終

晉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肯重修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
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
以爲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爲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
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爲

鄧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
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
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
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敘前濟北王
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絜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
之其以志爲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
請爲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
事爲意書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
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鄧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
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

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
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
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罔所作以先王文高名
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
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後遷
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
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
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
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
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

陸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
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
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
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
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
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
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
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
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
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
分其利而親踈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
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
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
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
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
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
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
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爲散騎常侍遭
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
惡諡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諡曹志

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謚爲定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蹠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脩德行而已鄆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

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祚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趨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

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
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
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
林之士被褐懷王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
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
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汗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
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
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
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王帛之命其次有
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旣廊廟多賢才而肆
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
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
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
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
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
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
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
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
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
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

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
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無功
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
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
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
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
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
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
武之懷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
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
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
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稅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
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
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
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踈廣雖去列位
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
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
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
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
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

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
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徃徃
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徃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
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
不脩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
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歆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
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存平陽
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
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
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于省
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
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諡曰貞

數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
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
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歎
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
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
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侯時至而

後驗若四節之素代今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
天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今大德亡其情願
蠢動皆神之爲今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今性
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
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
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兀與自然
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
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
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數常靜默無爲叅東海
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僞異數在其中
常自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其爲王
弼之亞數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
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數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
昔之意都已盡矣數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
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數更器嶠目嶠森森如
千丈松雖礪砢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
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數縱心事外無迹可聞後以
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
越於衆坐中間於數而數乃頽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
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

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數交數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數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君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數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

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
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
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
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
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
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
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
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
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
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
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徃來公遂訶
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
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誥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
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
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
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
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
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
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
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

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感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顛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感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吊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爲敦敘風俗以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

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
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意以
爲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
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犯
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聚退
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臣郡前尹關
內侯純醉酒失常戍申詔書旣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
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威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
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
養之道爲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

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墮典禮無愆
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從政之限制
除爵土是爲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卽爲罰首
也石奮期願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
今同符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
多遂至沈醉尹醒聞之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
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狠是爲重罪過醉
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
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
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

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郡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是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耻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

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
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
俾出童叟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
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
騎常侍後將軍荀取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
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爲大祿養爲榮詔
赦純前愆擢爲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
後將軍取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
加貶黜取坐免官初取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取整麗
車服純率素而已取以爲愧恨至是毀純取旣免黜純
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
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
少府年六十四卒子專

專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
官議崇錫之物專與博士太叔廣劉暉繆蔚郭願秦秀
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
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
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
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迹王室親
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

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
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
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
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
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
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須
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
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
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
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

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
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
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
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
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
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
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
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
三千里違舊章矣專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
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

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碧等奏專等侵官
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專等八人付
廷尉科罪專父純詣廷尉自首專以議草見示愚淺聽
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專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
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未整曰
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
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駿議左僕射魏舒
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專等
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
以干亂視聽而專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專及家人並自
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
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
專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爲散騎侍郎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
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諡
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
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
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
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

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微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論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箚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疆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論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論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忌讒伎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

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鄩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鄩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

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

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噉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為博士秀性倜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武帝納姦諂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

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穎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醜營斯作象既攘善秀惟癉惡勇獻嘉謀幾趨鼎鑊

晉書卷五十一終

晉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肯重修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

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
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
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
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
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
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
輟卷或勸謚脩名廣交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
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
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謚曰富貴
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侍於窮而不變乎
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
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情
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
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
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
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
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
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
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
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廻天

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
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
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
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
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
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定懸
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
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
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
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

豈中古入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
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
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
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
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
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
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
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
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
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

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
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
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
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
一也何充於出處哉遂寃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
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
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
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
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
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
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
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
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
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
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
道真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
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
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
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
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

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
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
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
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壁聖所
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
之虚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
登紫闈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
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叅叙舜倫
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
紫之班麟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
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
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
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文而清地靜而寧
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右夫春以陽
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
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
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
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
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上合張儀入而橫
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

臆刑而齊寧蠱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無
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劔感主
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
於田榮顏闔眦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
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叅德乎二皇
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
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
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
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
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

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
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
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
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
樂感尼父黔婁定論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菜志
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
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
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
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
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

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
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
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
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
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
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
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
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
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籙亮我躬之辛
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頒下詔敕
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疴弊迷於道趣因
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
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
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
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
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
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
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喚父兄見出妻息長訣
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
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

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
糠糲糝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
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
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
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
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
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
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
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
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

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
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
制其可乎夫束帛棧棧易之明義玄纁之贊自古之舊
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
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
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
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
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
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謚
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謚爲太子中庶

子謚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
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
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下之
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
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
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
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
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
形散鬼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
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

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
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
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
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
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今鬼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
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
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
而啓奸心是招靈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
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
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豈

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
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
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
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
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
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
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
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哈之物一皆絕之吾本
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

今故猶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
服幅巾故衣以蘧蔕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
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
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
孝道蘧蔕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
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
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
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焉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
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
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

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趨手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虞代侃遷侃為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虞既至荊州大失物情百姓叛虞迎杜弢與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

甫謚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
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
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
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
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
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胃兮氏
仲壬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
以軒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大虛而
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爲衣
兮襲采雲以爲裳曳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
景日以鑿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觀兮脩
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棄於南荆夏
像韜塵于市北兮瓶壘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栖
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
惑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
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畧之有度聆鳴蜩
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而增驚兮眷後塵而
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

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
而且融曼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未終諒道脩而命
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違
彼未違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粵兮庶
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任夜而愈光逼區內
之迫宵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
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游於太初
兮鑿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爲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騫
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廝徒於靈囿兮從馮
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
掌燧兮殿玄冥以掩鹿形影影而遂遐兮氣疊疊而愈
新挹玉膏於萊嶠兮絜芝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憇兮
聽賦政於三春洪範僉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王
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韡畢兮仍騰躍
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
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織阿而右迴兮覲朱明之赫戲
莅羣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纒焦明以承旂兮駟
天馬而高馳譏羲和於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
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
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奧浮鷁於弱木

今泊舳艫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
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金室兮采舊
聞於前脩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觀玄鳥之
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冕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
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
凌固陰之所瀉探龜蛇於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晒倏
忽之躁狂兮喪中黃於耳目倂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
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閭闔而遺
眷兮頽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
觀渾儀以寓目兮叩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稽

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
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跣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
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
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
兮理乃自得且也四位爲匠乾《爲均散而爲物結而
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
攘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
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
守一兮奚颺颺而遐遊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惇憫而未
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願大響以致好兮

盍息駕於一澆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
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狼弧翔
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
躡載輪脩祖班命授號轆輶整旅兆司鬱以屆路兮萬
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陳帥以屬兵堪輿竦
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脩旃兮建雄虹之
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虬之容裔
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微霍兮仰流旌垂旄焱攸攢纒
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且啓行於重陽兮奄
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闕乾以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

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
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
而督引兮將遙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
晃而映蓋蹈烟燼兮辭天衢心闇易兮識故居路遂適
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脩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
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娛舉賢良
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
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
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
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脩以變大眚

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

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

生長筆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
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
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
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
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旣降時惟鞠凶
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
據三江明明一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
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旣應期席卷梁
益元愍委命九夷重譯叩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
二國旣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

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
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
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
穆穆宮廟歌雍誅鏢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
正受朔龍馬駉駉風于華陽弓矢纒服干戈戢藏嚴嚴
南金業業餘皇雄劔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寔代天
工天地不遠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旣遠其迹
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
毋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總掘地得古
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

已又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末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

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
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
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
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
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
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
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顛撰新禮使虞討
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
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
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
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
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
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
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
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暮詔令博士議虞曰
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
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
輿服志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
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
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

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
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
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
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
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
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爲其辭東平太
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
笑紛然於世云

東哲

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
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
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
譽哲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
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
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鑿從女
棄之鑿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哲等久不得調
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哲
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
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東長生哲與衛恒厚善聞
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擬諸賦文頗鄙俗時

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
曰束皙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哈含毫散
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
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
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
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
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
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疑然山峙
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
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習兵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

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未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
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反審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
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
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
以驚沈鱸徒屈蟠於培井眇天路而不游學旣積而身
困夫何爲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
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益之義務
疾亦豈能登海湄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
日徒以曲畏爲桔儒學自枉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

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
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
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
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
聽余志昔元一旣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書戢羽
族翔林蠖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
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人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
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繆
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
賢者之流叅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羣而
恥爲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
之未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眇夫何權戚
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旣開患端亦作
朝遊魏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
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
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
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
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
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鞶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
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

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
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
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
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
立于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
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
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
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
且能約其躬則僇石之縉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
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
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
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游莫
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
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雍聖籍之荒蕪總羣言
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肯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
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石鑿卒王戎
乃辟璆華召哲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
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哲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
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
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二一日天時不訐

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施之患水旱失中零襍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於原隰勤薦藜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實在人間故謂此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

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特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驪駟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汴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烏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

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甿多稌生於決泄不
必望朝濟而黃潦臻崇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
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
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
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
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
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
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
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二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
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
二十一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
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
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
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
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
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
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二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
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
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

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
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
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
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
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
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
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
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
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哲在著作得觀竹書
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贊虞二日論
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
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
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曰虞
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
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
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
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
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
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
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為相國請

爲記室暫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
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暫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
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
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
世脩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義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
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
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
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

夫駢騷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
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
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
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鏡
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
及時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
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
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
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頌雅知焉
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

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
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
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
遺接書曰贊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
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
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
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
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
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
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
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
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
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
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顥欲遷駕長安與關東
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
越率諸侯討顥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
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
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
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
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舛且志通公羊而往往

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
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
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
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
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
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
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
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
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
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旣戒奢於季氏
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皙等並詳
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
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在政秩宗叅定禋郊
之禮虞旣厄於從理皙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
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天枉未申驥足嗟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筆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
稱養生乖術摯虞博聞廣微絕羣財成禮度刊緝遺文
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晉書卷五十一終

晉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德郎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專臣黃汝良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旨重修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
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
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土
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

萬曆二十四年刊

晉書卷五十二

列傳

三十一

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鑑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說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僂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

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
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
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
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脩而嚮
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
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
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
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若
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
不求賢乎今之官者公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

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
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
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
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
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
下無廢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
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
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
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
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

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汚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旣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

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
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
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
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
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
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
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
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
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
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

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
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
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
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
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矣
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
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
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
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
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

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
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
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
叅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
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
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
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
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
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
方譽卒於官子延登為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
有殊操為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
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
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大
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
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行彌于千載朕應踐
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
未燭厥猷子大夫韞韞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
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

以覽焉神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
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
曰聖人乂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
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
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
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
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
制節生靈而陶冶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誅功樂本於
和而禮師於敬矣又聞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

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
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魚之患由是
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
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
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
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
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
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
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廢積農傷則人
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

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
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
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
海天下之耗以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
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
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
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
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脩政以禦之
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
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
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
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
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
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
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
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
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
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
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穧

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不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

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飡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卽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予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

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脩以應其變人遇
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
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
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
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
俗勿有所限故虚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
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
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
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
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
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彞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
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
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執人以務致
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
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
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
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
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
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
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

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
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
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及擢爲第一轉中
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
事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
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
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譚
吳黃門郎譚暮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
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
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大康中刺
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摠餞之因問曰思賢之
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武
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
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
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
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頽風
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
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

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

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饗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諂之

門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寔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
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
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
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
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越睢屢作妖
寇豈蜀人敦撲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
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
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
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父風教遂成
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懲而吳人易動也然
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
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
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說可以永保無窮長爲
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
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脩文德以
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巴可
消鋒刃爲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
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絃綏盪無外
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
甫而入朝宴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

以周之盛儉狃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
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誠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鑠鋒
刃爲佃器自可倒載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
侯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
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
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於律
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
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
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
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
肅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
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
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
舜以二入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
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
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而有而致之未得其理
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
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
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
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

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僑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大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僑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交陋拔賢僑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

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脩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鄆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

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巳
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
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未寧初出爲郟
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
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
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
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
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
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
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郟政嚴而與上司
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
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
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祝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
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
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
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
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
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退遂數年不得調
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
事乃著書二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

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于寶范珽於朝乃上
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
已爲分故疎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
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
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閣
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殮
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
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
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
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
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
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
何啻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也譚
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迨用事恒毀譚
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缺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
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
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
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諡曰
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
爵始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冑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
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形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
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一不能譬繪中之好莫過錦錦不
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蓋是以聖王
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
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
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
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
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

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心去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
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入志
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
能抑彊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
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羣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
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邁軸有
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州里哀然應召對揚天問高
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已徇義志篤周甘
仁者必勇抑思之謂雖行夙章而待終祕閣積薪之

恨豈獨古人乎

賈曰郤阮洽聞含章禮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鳥路會
飛龍津派涑素業可入高芬斯盛

晉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愍懷太子

子彪 減尚

愍懷太子遙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
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
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
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裙入闈

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傳祗曰此兒當與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邇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

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秦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恭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虞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遊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

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
壁脩牆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酷手揣斤兩
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
葵菜籃子雞麩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
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採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
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
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
脩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
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謚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謚
至東宮或拾之而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謚其
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
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
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
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
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謚聘之心不能
平頗以爲言謚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
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
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
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
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

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将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壽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

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

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
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澹以兵仗
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
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
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
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
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聳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
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嗟峨千歲羈縻生齒牙
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
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

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
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宣城君亡
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
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
疾病旣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
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
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卽便作表求入二十九
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
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
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

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却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

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

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
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劫期賈后必害
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
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
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
詔使黃門孫慮齋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恒
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
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
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
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
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己妾私心
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覩爲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
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
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
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
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後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
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
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
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傅事
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

申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
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切
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
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羣
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
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曰
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
稟英挺芬馨誕茂旣茂名高名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
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
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
爾之降廢寔我不明牝亂沉茲釁結禍成爾之逝矣誰
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
有識孰不哀慟壺關于土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
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奄窆旣營
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
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諡曰愍懷六月
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閔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
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彪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
彪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咨徵數

發姦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爲皇太孫還
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卽轉爲太孫官
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
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
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
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
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諡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
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暮諡曰
冲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旣深
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
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
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旣而中宮凶忍父懷危害之心
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
行一人之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寬逾楚建
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
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

建儲德不悛撥蜂構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晉書卷五十三終

